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中央
图书馆
藏书

F07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79.16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S.14
598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 7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7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7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302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141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权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划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本书第 302 页）为了进一步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李斯特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象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本书第 141 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看穿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破产，而李斯特却仍在大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将永恒存在，并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国家毁灭来危言耸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李斯特理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地指出，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争论中所作出的实际结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F075.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75.14 598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S.14 598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F0?S.14
5932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陈万煦 译
蔡受百 校

20016853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